

靈樞縣解

靈樞懸解卷八

昌邑黃元御解

九宮八風

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太乙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

太乙卽北極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所居也

北極居中不動而斗之

七星環運於外

北極天之樞也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自一至四爲魁

自五至七爲杓斗杓旋指十二辰以立月建正月指寅二

月卯三月辰四月巳五月午六月未七月申八月酉九月

戌十月亥十一月子十二月丑一歲八節太乙移居八宮

周歲三百六十六日分屬八宮每宮得四十六日冬至之

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卽坎宮也明日

四十六日之明日自立春日始

居天留四十六日卽艮宮也明日

春分

居倉門四十六日卽

震宮也明日

立夏

居陰洛四十五日卽巽宮也明日

夏至

居天

宮四十六日卽離宮也明日

立秋

居玄委四十六日卽坤宮

也明日

秋分

居倉果四十六日卽兌宮也明日

立冬

居新洛四

十五日卽乾宮也乾爲天門巽爲地戶天不足西北地不

足東南故兩宮止四十五日合之中央招搖是爲九宮太

乙按節移居周而復始

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
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旱太乙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
君太乙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乙在中宮之日有變占
在吏太乙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乙在夏至之日有變
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乙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
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
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
主殺主害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邪虛之道如避石
矢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正之宮合之中宮是謂五宮風自

其所居之鄉來如冬至之北風夏至之南風春分之東風
秋分之西風是也從其衝後來謂從其對面來如冬之南
風夏之北風是也

是故太乙入徙立於中宮以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
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其氣主爲熱
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
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
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
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
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
與肩臂之膂筋其氣主爲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

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弱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兩溼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石矢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風邪則爲擊撲偏枯矣

風從南方來謂冬至四十六日八風皆然故曰從其虛之鄉來三虛義詳歲露論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也搏聚也謂三虛相合也淋露淋帶之證也

歲露論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入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入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人也徐以遲黃帝曰有寒溫 and 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邪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

毛髮殘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病暴死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
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
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
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黃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
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黃帝曰善
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命曰三實然此一夫之論也
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風之候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
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
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

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情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
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
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
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
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
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
候之奈何少師曰正月朔日太乙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
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
旦北風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
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
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晷將

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溫邪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謂候歲之風岐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痺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都隲同
嶠殘同

乘年之衰如五運陰年歲氣不及又遇六氣之邪刺之是也逢日之空卽月郭空也失時之和春不溫夏不熱秋不涼冬不寒也經氣結代卽脈結代兩邪相合外束皮毛經脈壅遏故病結代

結代者動而中止也

早鄉南方火位火旺則旱

白骨將西方金位金主殺如好殺之將白骨成邱也

賊風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腠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舉也

八虛皆身之大關節邪氣伏留之所也

此段舊誤在邪客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溼氣藏於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

留而不去若有所墮重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事而尚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欲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視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視而已也

舊有淫氣或有惡血阻其經脈梗而不流偶因喜怒飲食

乖常失度傷其藏府邇時適逢寒溫不時感其皮毛寒則
腠理閉而不通溫則孔竅開而遇風寒風寒閉束血氣凝
結與故邪相襲淫氣惡血則爲寒痺其開而遇風寒以其有熱
則汗出汗出則受風也此雖不遇賊風邪氣亦必有所因
加而發焉所以病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
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
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脊背
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
作此以日作益晏也衛氣之行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
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過於

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作稍益早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
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蓄積而作焉
黃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
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
開其腠理氣之所舍則其府也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
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
瘧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黃帝曰善

此與素問瘧論同

此段舊誤
在崑露論

邪客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
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

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營
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以化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
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
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
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
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
蹻滿不得入於陰則陰虛故目不瞑

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

詳見衛氣行篇

其行於陰也常從足少

陰之分間

經脈分部之間

行於五藏六府衛氣入陰陽藏不泄故

靜而能寐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

下焦陰氣厥逆上行

陰凝寒旺陽

根虛敗則衛氣獨衛其外但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

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蹇之脈滿不得入於陰則陰中之陽虛陽氣失藏故目不瞑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致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其度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治法先以鍼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陰陽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乃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

致蓋不臥之原因於裏陰內凝胃氣不降衛泄而陽浮也
流水秫米利水泄溼半夏降胃逆以蟄陽氣胃土降蟄陽
氣下根則臥寐立致矣決瀆壅塞決通其壅塞也秫米高
粱米赤色大粒

大如桑豆

稽高丈餘北方皆有之

百病始生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溼
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溼則傷下三部之氣
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
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
溼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
其淫決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